

84
212116
抗戰文藝叢書

炮火中流亡記

中國文藝社主編
盧冀野著

PF 16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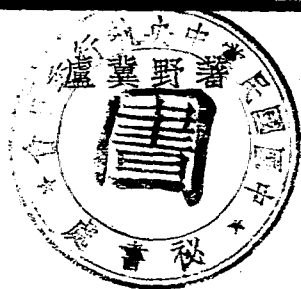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00291

U.V.S.
2116

抗戰文藝叢書

砲火中流亡記



目 次

一 「八一三」的前夜…	1
二 「回南京去」…	3
三 「杭州第一次聽警報」…	5
四 「入土爲安」…	6
五 蕪湖三月 …	8
六 「渡江人」…	14
七 離開後的蕪湖 …	18
八 南京雜憶 …	22
九 無爲二月 …	26
一〇 國難中的家難 …	34
一一 風雪裏安 …	40
一二 鳳皇頸之一日 …	43
一三 貴池與樅陽…	45
一四 寂寥了安慶…	51

8/18

一五	從香口到馬當	...	...	...	...	...	...	52
一六	程老祖母	...	...	...	...	...	...	58
一七	甘棠湖	...	...	...	...	...	...	60
一八	南昌一夕	...	...	...	...	...	...	62
一九	到了七年不見的武漢	...	...	...	...	...	...	64

一 「八一三」的前夜

我從北站走出來，只見一堆一堆的行李，箱籠，排列在行人道的兩邊。這一張極度緊張的上海的面容，在我眼前展露着。

這一天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日。

當我在六月下旬離開上海的時候，鄭振鐸兄與我預先相約：「你是暨南大學的老教授，但每年招生都因為你在南方的緣故，沒有麻煩到你；今年……」「假使指定我坦



(1)

(南)

任什麼事，無論如何我准到的。我不答應麼便罷，答應了雖赴湯蹈火不辭的！惟院長之命是聽。」我帶着開玩笑的口吻回復了振鐸。後來學校定八月十一十二兩天舉行入學考試。振鐸約我在十日左右到上海。

虹橋事件發生了。南京許多朋友勸阻我不要動身。看看十日已到了，我堅決地偕同四弟繩——他今年在江蘇省鎮江中學畢業，到上海去考大學。——上了下午五時從京開出的特快車。在黑暗中經過真如，遙望校內幾星燈火，我不覺笑着對繩說：「朋友們一定認為我不能如約而至了，但是我答應了的，非來不可！」

第二天，見了振鐸，又到何柏丞校長家中去了一趟。知道學校借徐家匯交通大學的校舍作試場，實在，在真如有相當的危險。

十一日這一天，很安祥的過去了，雖然，由吳淞來的人說同濟大學的入學考試在第一場舉行後，隨即中止；使考生安全回家。十二日，我正在試場監試時，三弟續從實業銀行給我一個電話，說：今天的消息，分外緊張，晚上不如到愛文義路九叔父那邊去住。——我們的九叔父石青

是滬光中學校的校長——同時你在各方探詢一下，免得走不出上海，還是預爲之計的好。」果然，到下午二時，許多考生的家屬來叫考生回去。有幾個女子從浦東來的帶着哭聲哀求她們的哥哥弟弟不要考完，立即跟她們回浦東。登時退出的就有一百多人。在五點鐘的時候，考試始畢。

十三日，大家聚集在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的三樓上，開始閱卷，便陸續地聽見巨大的砲聲，從空中搖動，大家沉默着，埋頭閱卷，但是一顆熱刺刺的心只在胸前活躍着。這樣支撐着閱了兩三天的考卷。那天從窗間，看見我們的空軍出動，我不禁大聲喊道：「扣了我們這些時的捐，我們怨極了，今天才使我們滿意。從今以後我們繼續樂意的捐！捐多些罷！」大家聽了都呵呵地笑起來。

二 「回南京去」

在大世界被毀之前十分鐘，我經過大世界。

當我過了金神父路之後五分鐘，金神父路又發現手榴彈。

這幾天電車與公共汽車已全部停止了，雖然可以步行

或乘人力車來往，但在砲聲中神經興奮的了不得。

報載敵機去轟炸首都。「家裏不知道要如何的驚慌了！誰主持一切呢？」三弟只在我耳邊絮聒着。九叔也打算將婦子和四個小妹妹送回南京去。他極力慫恿我走。

試卷業已全部閱畢。何柏丞校長和振鐸兄都勸我回去，振鐸說得好：「在後方多做些工作罷，不必留戀着上海。」因為抗戰的第一天，我曾說過：「這一次無論如何非要到前線去觀光不可！」

終於在二月二十八那一晚上，決定回南京的主意了。蔣建白兄爲我接洽好翌晨七時從西站開出第一班市府送眷屬的車。

坐摩托車到達梵王渡站以後，只見等車的人已如山海一般地擁擠着。老而強健的沈鈞儒先生很匆忙地走來走去，大家雖在逃避砲火，但精神上愉快地笑，掛在臉上，仰望我們的飛機翱翔於天空。

我腹中結撰了這麼一首「上海曉發」的詩稿：

「早知無噬心，稱兵必我奪。堵海果設防，不掘於臨渴。一旦邊事生，其魚儘能活。一家老幼多，匪余先

免脫。位置處安全，余亦將釋褐。平生孫武法，所得僅毫末。閱世識窮變，窮亟始通豁。中國怒吼乎！士氣未可遏。」

三 杭州第一次聽警報

預定的路程是上海到嘉興，由蘇嘉路到達蘇州轉赴南京。可是車抵嘉興時，站上已有難民在四萬人以上，蘇嘉路的客車被擁塞得風絲不透，不知那一天纔得開出？

「我們還是往杭州再說罷！」我得了九孀的同意，便回到原車向杭州進發。

杭州人的膽量太小了，纔聽過幾次警報，已把杭州變成一座死城。車站出來，沿路的商店多已閉上了門，旅館也不營業了。「我們這一羣飄泊者往那兒去過夜？」真成問題。「我每年來游湖，不是住聚英嗎？不如到聚英去。」我想定了辦法，便逕往湖邊，果然得所。

跑了一晚，無法借得一輛汽車。聽說京杭鐵道的長途汽車，有明天試車的消息，連忙去謁見站長，「還不一定，不一定！」這是他的答復，磋商了很久，他說：「現

在只有兩張票，其餘都已訂出，明天早上你再來罷。」這一夜便不能安眠。

早晨五點鐘，我已到站了，居然購得四張全票，四張兒童票，我心中非常快慰。約摸到了七點鐘光景，「嗚……」破空而來的這空襲警報聲，於我這是第一次聽到，因為大家穿的還是白色的夏布衫，不便立在外面，於是聚在一家牆角下邊。等解除已是九時二十分了。

在吳興到宜興的途中，有敵機一架低飛着跟定我們的汽車，座客都相顧失色。到了宜興，下車，吃飯，大家纔覺得輕鬆，可是換的一輛新車，駕駛遠不如原來的一輛，崎嶇起伏，頗盪得我心搖目眩，偶然看見田中一架被擊落的敵機殘骸，纔使我精神一振。

到下午五時，衝過剛被敵機轟炸過的湯山，進了南京的中山門。

大雨纔洗過的街道，兩旁都是關了門的商家。只有我們的這一輛汽車獨行市中，我不禁低低地嘆了一口氣。

四 「入土爲安」

我剛走進家門，警報聲一響，又響起不可

拼擺了兩張方桌，加上一扇皮門，堆着兩三床棉被，我一家老幼都在這臨時避難室——桌子之下。母親，聽見我的步履聲，連忙要爬出來，顫聲地說：「是不是接了家裏的電報就動身了？」「沒有，我並沒有接到電報。」說話時，屋角上已有機槍掃射聲，敵機已飛到我們的頭上了。「坐下來罷！」母親招呼我們到桌子下面

第二天，朋友們聽見我回到南京，陸續來了好幾位。他們每人家裏正在築地下室，也都勸我就在院落裏造一座可以容二十人的小型的地下室。與瓦工說好建築費是八十元，添上五十元的砂和沙袋；在第五天的晚上已落成了。於是「竄地洞」成了我們每天必有的工作。

我集兩句古語作為地下室的門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朋友們恆笑我有這樣的閒情逸致，誰知入土並不見安，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夜間，敵機又從城東南角飛進來了。我的家住在門東，成為敵機入城的要道。全家都坐在地下室裏，經過四五小時長的時間，遠遠的冬冬冬一發發的炸彈爆發聲時發。明早探詢消息，就有幾位相熟

的朋友家中受了轟炸。胡小石先生的顧夏廬即其中之一。那許多陶器，和平生搜集的書籍，不知炸成怎樣了。我代他難受極了。

母親素來心臟衰弱，受不了這樣的震恐。

家驛從蕪湖來看我，我遂託他在蕪湖覓一住所，代租定下來。清悚和洪初舅的眷屬都已搬去了。有熟人互相照應着，正是遷蕪湖去唯一的理由。但，也有一種可笑的迷信的心理可說，「李淳風不是大預言家嗎？他將自己的骸骨指葬在蕪湖的青山，蕪湖的安全，李先生怕早已算定了！」——八月二十八日，移家到蕪湖羅家壩二號。當日寫了一首絕句，便是後來「于湖雜詩」的第一首：

「青山埋得淳風骨，一廬爲張百事安。說與慈親開口笑，于湖許作武陵看」。

五 蕪湖三月

八月二十八日早晨五時，從南京中華門出發。

八時的京蕪車開了，載去我全家老小，可是沒有載上了我。十七八件行李，到行李房裏去「結牌子」，從六時

蕪 湖 三 月

結到八時，始終沒有結到。而月台上擠滿了客人，我年高體重的母親，被簇擁上了一輛貨車，婦人孩子們都已跟上去，纔立住了足，車便開了。我只得守着行李一直到下午五時，我趕到了蕪湖。

羅家厓二十一號，我這寓所，走進去一條甬道，右手三間住房，一間廚房；牆早已變成黑色了。在未寒猶熱的八月（廢歷還是七月呢），住在這樣狹窄院落的屋子裏，實在有點受不了。可是安靜的蕪湖，還能使我們安心的度着日子，總比「入土」高明得多。

前方的捷報，一封一封的信寄到了。我非常的興奮，「難道我就這樣住下去嗎！」我老這樣的自問着。

得張佛千的信，知道他正在籌備辦東戰線的「陣中日報」。他希望我能去，可又知道我不能離開了母親。寫點稿子罷，於是我天天填詞，填一些紀載戰情的詞（現在編入「中興鼓吹」第二第三兩卷中）。

現在抄關於東戰場和北戰場的各一首：

「寶山之役——滿江紅

斗大孤城，竟一日化爲碧血。今又見田橫忠義，張巡

暖火中燒亡髮

節節。六百士當千萬敵，出生入死吳淞缺。聽子香奮臂一聲呼，君休怯！彈已盡，槍雖折，頭未斷，心還熱，況此城與我，存亡關切。有我不能寸土失，要知晉土堅如鐵！記姚營他日史書存，歌先發。

平型關大捷——滿江紅

奏凱平型，明日定靈邱先復。知左翼團河傳檄，頑倭覆沒。況有中軍崞縣在，原平一戰風箏竹。踏扶桑三島海東頭，都沉陸！看捷報，書盈幅。歡笑裏，從頭讀。喜右銘甯武，雄威相續。指日朔州收拾盡，雁門關外嬌倭骨。會王師三路察綏邊，安然出。」

第八軍軍長黃達雲兄見了我的詞，必筆錄而去，砲火中的官兵，竟有不少讀者。佛千來信如此說，他更希望我在前線去尋詞料。

這時暨南大學已開學了。我送細弟去借讀安徽大學，仰兒入蕪湖女中，侃兒、位兒入中江小學。我打算在九月中旬回上海去教書，順便往我最熟習的地方——東戰場的前線去尋詞料，應不負佛千之約。

可是，九月十九日（中秋節）南京大轟炸，又震動了

我們的心目。一批批的親友也同蕪湖遠却。振鐸的信也到了，他勸我不必冒這一路的危險，不如在後方做點工作。李清棟君（這時的鄰居，他住永德里一號）每星期由南京來蕪湖一次，他報告我許多戰訊，也主張我留住蕪湖。蕪湖，我已住了一月，這沉悶的城市，我真厭居了！

大約是十月二日罷，我們正坐在章柳泉君家中，忽然聽到警報，空襲警報才報了，接着放緊急警報，接着又聽到飛機聲了。轟……哦，轟炸機！空東東……「呀，炸彈，炸彈！」這是在蕪湖第一次轟炸的光顧。事後探問，知道炸的是大橋飛機場。從此我們又不能安枕了。

在陶塘邊那一家同慶樓，蟹包上市了。下午，我們去嘗新。包子送上桌的時候，桅登跟著來了。「桅登」，這是蕪湖人所造的名詞，代替警報的稱呼。炸彈丟在飛機場上，包子鯁在胸口，這是最不愉快的一餐。在這次以後，我每到同慶樓，敵人的飛機必跟着就到，嚇得我不敢「同慶」了。這天的日記本上，我已署名「聽七十八次警報齋主人」了。

一個雨天的中午，我妹妹正姐，妹夫程柳南也帶着全

眷自祿口鎮到了。祿口是離南京九十里的一個鎮市，住着三四百家。柳南聽說全鎮只有防護的武器，手槍兩枝。也就不敢住下去了。我的表兄孫楚材也自雙溝鎮送眷到了。雙溝鎮在皖北，民衆的武力較祿口不可同日而語，但江南消息異常隔閡；因我舅父住蕪湖，遂父子同居。還有柳南的一位親戚王禹莊少將，他是「南京軍人」，武而能文，非常多慮。他把全家自南京城送至湖熟鎮，當日又自湖熟鎮送回南京城，明天送到鎮江，由鎮江又至如皋，終於也送至蕪湖。羅家開，這一條「南京街」，住滿了我的親生，差不多每天要舉行一次「時事座談會」。

南陵學生陳璞珊，他希望我移家去。冷耀黎君說：涇縣在萬山中，要住皖南，涇縣最好。因轟炸次數的增加，蕪湖的寓公不免漸漸動搖起來。在第一次轟炸之後，我就接得各方的電報，問我們的行止。不過我仍然主張安靜，聽取前方的情報，也是住在蕪湖第二月的生活。

蕪湖女中校長倪健飛君與我過從最密，他每天由鐵鎮巷本部，走到東門新校舍的二部，很安詳的處理校務。路過我的寓所必來報告他所聞於地方政府的消息。我有時也

到他學校裏去談天。學校所新築的地下室，我就坐過三四次。市區是敵機所不到的地方，大家心中都是這樣想，所以在轟炸中還很安心的。

傅况麟也來住羅家鬧了。他是愛做事的人，做繁忙的後方救護工作，猶有餘力。他約我替他設計辦一個「戰時教育班」。我以為教育是不應當分常時與戰時的，常時的訓練好，戰時自然有用。不如把所辦的京華中學移到蕪湖來。况麟聽從我的話，便着手辦京華分校。

在東門外大壩坊擇定地址，自籌備到開學沒有幾天工夫，居然正式上課了。四十幾個學生，四五個教員，按部就班的公共生活起來。况麟勸我在寫稿餘閒的時候，也去教幾點鐘課，可憐，我只教了三四點鐘的國文，而蕪湖市上乃大異其景象。

施肖丞君，我薦到廣益去教書的朋友，已拋了書本趕回南京，送家眷到高淳去了。住在一條街上的七舅父也打算行了……

先是議論，現在已形諸事實，你走，我走，何以故？
大場的我軍退下來了!!!金山嘴的敵軍登陸了!!!蘇州，

無錫，常州，嘉興，涇安，廣德，一天天的吃緊，一天天都有不幸的新聞。

長江開上游的船擠得人山人海。居然有從蕪湖上船跟到鎮江再回漢口的人。清悚便是這樣做的。

佛千從前線回南京，到蕪湖。他看見我，說：「你打算怎樣？」我說：「走也好。」決計到漢口罷，九孀已臨月了，她不肯遠行，在十一月二十五的晚上匆匆決定「爾無爲去」。我母親認爲滿意，彼此還是在一塊的。

佛千很幫忙，我又會到于世銘君（蕪徽師管區司令），他爲我設法封船，终于在二十七日下午離開了居留三月的蕪湖。我在雜詩最後一首，末二句是這樣寫的：

「回頭終向于湖別，
明日于湖亦故鄉。」

六 渡江人

駕一葉之扁舟，破長江之去浪。同行的共六十三人，我全家外，有楚材的一家、馮莊的一家和陶宗之夫婦母女。因爲楚材的二弟孫鏡人要料理一點私事，害得我們六

十二人從上午直等到下午，五時離開碼頭，在天色沉黑以後，才到達裕溪口。大家都有已脫虎口之想，那裏知道後來的裕溪，與蕪湖同樣的不幸！

裕溪這小鎮市，是屬和縣的，爲淮南鐵路終點。這時駐防僅有幾百人。我們點起燈籠，走過石橋，往街頭買了幾條魚。因船太狹小，差不多無迴旋之餘地，沒法，只好在岸邊借了一家草屋，六十三人中，僅有十來位年老的婆婆們留守在黑暗的船上，其餘統統擠在草屋裏住宿，煮好有鹽無油的魚，各盛一碗夾生的米飯，解決食糧問題。這一夜，聽風聽水，我可沒有睡得成。

船家說兩天便可到了，第二天中午過雍家鎮。午後因爲風不順，只趕到三汊河。三汊河是和縣、含山縣與無爲縣三縣交界處。雖僅一百戶人家，但民情強悍，非江南人可比了。聽說前面過去的船曾被搶劫，大家都耽心，我先上了岸，覓得一家旅館，送上昨夜失眠的母親，和有孕的九孀。安排好，再回船接樂之的母親，這位近視眼的老太太，在下船時，幾乎落水；於是一船人都不願上來了，尤其西莊的那些女兒們，都希望別人上岸，使她們得安穩的

睡一夜。

這家旅館，兼營鴉片事業，來往的人無不面帶青灰色，他們很注視我，我就招呼他們坐下，和他們談前方的戰況，這次政府的抗戰決心，和民衆應盡的責任，寶山之役，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以至平型關大捷，採用說書的方式，說得天花亂墜；他們都很興奮。最後，我勸他們放下這根槍桿，擱上那一枝能殺敵人的槍桿。有一位年近五十的人說：「只要我少了十歲的話，我就願去拚一下」。「果真要拚的話，多十歲有什麼關係！這叫做有志不在年高！」我這樣說，他們也默然首肯。談話完畢已是夜深。

第三天，破曉開船，十時趕到運漕鎮。運漕在內地是最繁榮的所在，不少從南京逃出的人住在那兒。當我們坐在茶館中吃點心的時候，就有人勸我們不必前進。母親的意思有些活動。我說：「還是無爲罷，我與佛千約好，送家到無爲後，我便來甯國。」在中飯後，遂決開船，只是鏡人夫婦是留下來的。天已黃昏了，船家還在「裏舵，外舵」的吼着。「今天又趕不到無爲了！」船家這樣說。

天黑了，四面都是茫茫的水。船家是桐城人，他說：

「我小時來過的，現在可已記不得這條路了。」糟了，船就沒法再前進了。撐篙的怪掌舵的，掌舵的又埋怨撐篙的人。我頗感觸，後來寫成舟人問答兩首，用北曲仙呂宮醉中天調子。

(一) 枉費無窮力，些須艇未移。漸覺篙師臂已疲，
左右還相背，指說駝公有意。偷安艙裏，恁推
扶不管東西！

(二) 掌舵真難事，撐篙感不支，玩忽分離罪在斯。
有力何從使，若教齊心進止。匡津終至，我癡
心望弄湖兒。

那夜住在斗角壩，這是預料所不及的。

已是上船的第四日了，經過黃維河與濡須水接流處，
所謂「一里十三灣」，真不容易過去的。我有詩為證：

「涉險曾經濯錦還，拏舟又過十三灣，才知一里濡須
水，未讓川江瀕澗灘！」

到了倉頭鎮，連忙向前趕去。過嚴家墩，看見無為縣
的布告了，我帶着侃兒上岸，一直步行到河口，渡河便是
無為縣城了。路上我打一支「中呂迎仙客」的腹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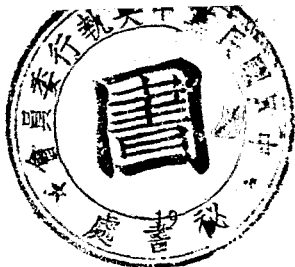
繞偏山水窟，又上短長堤。不覺挈兒行十里。望州城，在天際，願老無爲，淚眼來相對。

望見黃金兩姓所造的還經塔，更朝着景福塔的方面行去。無爲畢竟是到達了。這一天是十一月三十日。

七 離開後的蕪湖

經過四天的旅程，終於到達了無爲縣。

在我們到達後，跟着陸續來的，有好幾批人。第一批是老友胡寄梅醫師，是十二月七日才從蕪湖走掉，頭一天（六日）敵機轟炸英商怡和公司的德和輪，蘊船上被炸斃了好兩千人。接着飛到市空亂擲炸彈，我們所住的羅家開前城隍廟街一帶都被焚。寄梅和他的全家與一船戶商定，費了一百五十五元的代價送過江到二壩。據船戶說：「這一條船的本錢是一百五十元，把你們送過江，我這隻船也不要了。另外的五元，算給我工錢罷。」黑夜中到二壩後，車也沒有，轎也沒有，老太爺點着火把在前，寄梅夾着兩位老太太，他的夫人牽着一羣孩子，跟着走。天亮抵雍家鎮，換兩次船才到無爲。



離開後的蕪湖

我們到無爲的第一天，在大窪集盧家對門楊府大廳上過了一夜。第二日，租定了鞍子巷五號薛家的屋子。剛好後進住房讓出來，寄梅便住下來了。無爲從來沒有租賃的制度，這次，因為避亂來的人多，於是土著相率遷到鄉下去。把住房租給人家，平均每間也要租到七八元，和南京的房價也差不多了。

寄梅來後，楊輔臣全家也從轟炸中的蕪湖出來，住在這五號的中進，不到幾天工夫，鞍子巷前後住滿了南京人，又變成無爲的南京街了。我們離開後的蕪湖的情況，每日必有詳報。

可是，母親愁得了不得，因為繼弟在安慶借讀安徽大學。這時聽說安大已解散，怕他棄德和回蕪湖。清棟的老太太和弟婦等在蕪湖還沒有走出，這也使我放心不下。只有成天的在十字街前跑，希望遇到熟人，探問消息。

一個陰沉的下午，東野的朋友雷公壽來打門了。公壽從蕪湖江口以二百元搭了一隻棉花船坐到裕溪口，換船到無爲來。途中眼見別的船被劫，總算幸運的免於此難，現在船泊倉埠門外，急於找房子。我代向薛君接洽，決定我同進兩間房屋，每月十四元，公壽吃過晚飯，剛要出城

回船的時候，忽然一陣槍聲，城門早關上了。無已，借東野回到五號來。這天，彷彿是十二月十日。

第二天，我出去打聽，才知道是渡過江來的散兵，被無爲駐軍繳械，怕他們入城騷擾。一面公壽往船上接下他的眷屬。

清懷的母親終於也到無爲了。他老人家的狼狽形狀，較胡童兩家殆又過之。據說，蕪湖城隍街被轟炸的那天，她們全家坐在屋子裏，拚的一聲，屋子被炸倒了，她們被埋在積塵之中，沒有受到傷，總算是萬幸的了。這一天，春坪、清懷的二弟竟從安慶到來，將坐原船回安慶，對這一家老小，無法攜帶，匆匆的揮淚而去。幸淑芳姐頗有主意，雇了划子渡過江來，可是同行的陳氏老夫婦因受不了苦，中途又跌壞了腿，未能走出蕪湖縣境。市區內各商店早已「關門閉戶掩柴扉」，黃包車連影子也看不見了。

安排好清懷的母親的住處後，有一天下午，發現高文伯在門前，問他才知也住在蕪子巷。因此我便到他這臨時的專員公署去。他對我談起離開蕪湖的情形。原來每次警報發出時，他必親自出來在街市巡視。那天轟炸的一天，正在鐵道旁，見敵飛機在上空，連忙在一家門口立住。彈

子落下來了，後面的一個衛兵倒了，前後左右共計響了六七發。文伯說：「這時我心裏很鎮定，並不覺得可怕」。等我回到公署以後回想起來，真是九死一生，不寒而慄！敵人侵入後，我還打算不離開蕪湖，改裝藏在附近的鄉下。但，壯丁陸續散了，警察又爭先的逃出；無已我才到無爲來的。我真慚愧，一手所訓練成的壯丁除如此不濟事！不過大家於事起時，一齊擁到遠遠的後方去，也使我們在前方辦事的感到力量的薄弱」。他很誠懇的說這番話，我當時頗有感觸。

過了些時，十字街頭紛傳克復蕪湖的捷報，我又去訪文伯，文伯拿出一張電報給我看，是安徽省政府主席蔣作賓轉何部長電說二十五這天我軍克復蕪湖，殘敵向廣德逃竄。叫文伯在蕪湖去辦理善後。我們興奮極了，知道這消息是可靠的。但，第二天，文伯所派祕書，及蕪湖縣長劉仰山，都從二場折回來了，因為長江北岸殘敵還未退盡；遙想南岸的頑寇必未肅清，只有回到無爲縣城來靜聽佳音了。不過，自此由蕪湖逃出來的人漸漸多了。也有少數商人偷偷地回蕪湖去探詢。

失陷後的蕪湖情況，在新聞紙上有過較詳的記載。我

們從逃出的人的口中所聽得的，是：敵人侵入蕪湖後，將民屋都霸佔住，一家居留三五人至幾十人不等，婦人不能給他們看見，否則就要無禮。不管是誰家所豢養的豬，見了就抬去，切斷了四條腿；其他部分他們是不吃的，「豬猶如此，人何以堪？」其蹂躪民衆，可謂淋漓盡致。箱籠之屬，他們用的是「切腹」的方法，從中間用刀割開；我們存留蕪湖的物件底命運，可以不卜而知的。自我們的空軍去炸敵人後方，他們驚慌得不得了，把毗鄰房屋的牆統統打了洞，東家躡西家，西家逃東家，可以不開門，不走路，這「躡狗洞」式的交通，是蕪湖敵人所發明的。據一位呂老先生說，敵在蕪湖曾開過一次民衆大會，強迫民衆去參預，會後各發敵旗一面，可當通行證。爲虎作倀的漢奸，只是長街賣膏藥的和大花園賣藝的那「流氓」。這烏烟瘴氣的蕪湖，誰願意「燃犀」來「燭怪」！不過，想到秋後在陶塘的苦役，諸山那一次的攀登，到如今都不免有隔世之感！

八 南京雜憶

居住蕪湖期中，曾回南京一次。走進已漆黑了的家門，牆壁是黑的，窗櫺是黑的，一切都黑沈沈的。很寒慘的挂了一支，訂草食一箇的受內壁簾，滑到窗櫺，以靠窗

閱中自遺，可是檢起這本，想到那本，不知究竟帶那一本才合適？從版本說，我有一部元刻的龍川集，又有一本明人寫刻的龍川集，清代的兩種翻刻本龍川集，這可以合成一套，捨不得不帶着走。但，我這十二三年所辛辛苦苦搜集的雜劇傳奇與散曲，這四箱的抄本、刻本，難道可以丟掉嗎？躊躇的結果，率性一本不帶，倒覺得爽快些，好在南京一時是不會失陷，我這一些些的收藏比起首都的重要來，「渺滄海之粟」了。

匆匆的一夜，現在回憶起來，教我如何能忘掉！

到了無爲才十四日，南京失陷的消息畢竟證實了。我起初不相信，以爲漢奸造的謠言；無爲當時那唯一的「滬聲日報」已停刊了。有民衆教育館出的「長沙廣播無線電台」的「電訊」代替報紙。電訊竟刊出這個消息，又發表了蔣委員長退出南京的宣言，使我無懷疑的餘地。對於一切物質上的建設，我毫無留戀，只要有那許多的金錢始終可以恢復的，可是文化上的損失，大部分是無可補償的。即以「藏家」論，這幾年的南京，想來有不少藏家，我所不知，董闕如也。我所熟悉的第一是龍蟠里國學圖書館，

這是官家的。國學圖書館雖不如北平圖書館的名氣大，但收藏之富，尤其是收藏抄本之富，遠非北平可及。丁松生「善本書室」的善本，是洪楊劫後，他苦心搜集而來的，這回浩劫，不知還能保留他這點心血否？私家方面，以南京士著言，仇述庵的蘭謫齋，陳研石的舊時月色齋，胡小石的願夏廬，都有好書。端木子疇先生所藏九十種不同本子的楚辭，據說以前並未散失，後人沒有表襮出來，最近聽說他這後人已歿於舒城道中，此後更無可蹤跡了。可園先生的哲嗣陳瓘孫對於鄉邦文獻留心幾十年，實藏著不少鄉人的稿本。據聞他已病故徽州。還有同我一道來無爲的夏枚叔翁，他臨危的前一天，告訴我：「我的一本詞稿交給湯明林寫樣後，底子都已焚去。不知湯明林已否爲我寫好，又不知已付刻沒有？我是看不見了，請你將來回到南京後，替我訪問！」他治詞有好多年，半生心血所寄的一本，不知究竟能否爲他保存。我的好友鄺衡叔的寫春篋，有不少珍本，他出走時也沒有帶什麼。吳瞿安師從湘潭給我的信，說身邊只有二部書，宋本六一集與元刊的太平樂府。奢摩他室、百嘉室有多少珍祕，竟亦棄之蘇州與南京

兩處。我——想來，真不能釋懷。縱然他日有此財力，安能再聚這些本子於一家呢！南潯劉氏嘉業堂，吳興瞿氏鐵琴銅劍樓，這是卓卓有名的藏家，而這次也與南京同其命運。這一筆文化上損失的賬，將無法估計，無法彌補。信美東南，何不幸而罹此厄，不獨東南之不幸，亦中國全部之大不幸也！這不過是藏家中之藏書的，器物還不在內，我也不欲再說。且說南京的名勝罷：

那皇宏麗的中山陵，前面流徽榭月下聽水；譚墓訪梅，靈谷的玉簪，明孝陵的弔古，還有夕陽中玄武泛舟，槳聲燈影的秦淮，和秦淮北岸的歌樓，那夜夜的歌聲。又荷花開滿了的莫愁，白鷺垂釣，臺城閒步。只要你去過南京，沒有不曉得的。不知何日才得重溫舊夢？多情的人將永久致其悵。南京，可愛的南京；我想最近的將來，我們必有重聚的一日。

聽說，南京也下了雪，白頭的鍾山，想必正在等待着我們！

有一天，我寫了下面這一支北曲，題名是「晏起」：

【雙調清江引】先生日高猶未起，夢到長千里。枝添

綠葉肥。草沒朱門廢，歎豪筆一朝如逝水！」

九 無爲二月

我先寫三支北曲「城居」，和二支南曲「溪山偶寫」

又「游劉氏廢園」南曲二支：

【北仙呂一半兒】貧家只合住無爲，水土豐腴菜也肥。

小小扁籃手自提。市上歸，一半兒魚蝦一半兒米。

逢人只是問歸期，兒女燈前益母悲。故舊飄零骨肉

離，是耶非？一半兒生存一半兒鬼。

芝山雖小在南隈，供我登臨日幾回。况有門前錦繡

溪，兩相宜：一半兒亭臺一半兒水。

【南呂一封書】繡溪上小亭，倚虛闌聽雨聲。芝山下

老僧，著烟簑自在行。繞城炊霧三千尺，浮翠新簷又

一層，是無情，若有情，天半垂虹照眼明。

繡溪上小橋，倚斜陽聽暮濤。芝山下白茅，掩柴扉不

用敲。繞隄幾處湘妃竹，幾處玄都道士桃，魚一條，

酒一瓢，醉後風光分外饒。

【南雙調玉抱肚】荒池喬木，過西門劉侯故居。想咸

同一輩酸儒，啓中興幾箇前驅。淮淝子弟有雄夫，怎不重回下里車。（相傳李文忠會試北上，賦詩見志，有誓不同車之歎。）

迎睢虛院，指彈間騰騰百年。試傳盃盞手花間，記挑燈暖眼陳編。看他樹木長風網，閱世培才豈易言！

這幾支曲詞是記載我在無爲前一个月的生活。我之所以到無爲，有兩種原因：一，人事上，九姑的分鏡，與王禹莊的贊勸。二，地理上，我們認爲這決非兵家所爭之地。相傳無爲就是因曹孟德用兵不成而得名。一，不靠鐵路公戰；二，生活程度低廉；三，風物不殊江南；有此三得，遂促成我們的僑寓。

十幾年前，我在南京中學教書時，有四五位無爲的同學，盧溫甫與倪受民這兩人我最熟悉。所以一到無爲便找溫甫，誰知他跟中央研究院遷至漢口了。却遇了他的堂弟治愚，治愚是繡溪小學的校長，樸實而熱忱。我初到無爲時，一切都是他幫忙，使我省了許多事。那時，受民還在合肥師範教書，半月後，合肥師範解散了，他回無爲，我們才相見。

無爲雖是皖北的一個小縣，但頗似我們江蘇的吳縣。生活是異常舒適的，所以鄰近的巢縣、廬江，很多人家僑居於此。市面雖僅兩條十字街，都也十分繁盛。繡溪公園是我最愛游玩的地方，月下，雨中，清晨，傍晚，我都去過的。小小的芝山，位置在錦繡溪的中間，像南京的玄武湖，北平的北海，讀了我前面的「溪山偶寫」曲，可想見其秀美。那劉家花園已是廢園了，劉氏是皖軍的名宿，功成退隱，沒有回廬江，在無爲造了這座園子，與潘家大屋爲無爲兩大建築。我的舅父孫譽韓先生因劉氏與望江何氏有姻舊，何氏是楚材表兄的連襟家，所以他們全家自蕪湖遷來，就住在此間。起初預備打掃迎暉榭讓我住，我因已住定鞍子巷，懶於再遷。舅父住的是匿名將就齋的，這將就兩字是明末吾鄉黃九烟先生的園名，據說劉園曾被火焚去一角，此齋是本城紳士集資重造的，匆匆完成，故曰將就。從大體說來，劉園頗似南京城西的胡園。

繡溪與劉園之外，就要數到大東館與我們鞍子巷的同興館了。一角六分一樣菜，五百文就可以沽一壺酒。我們無事常到同興館，因大東館路遠，比較是難得去的。坐茶

館的意思，「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大家交換消息，商量行止而已。王禹莊先生是主張到無爲來的人，這時是主張離開無爲的第一人，我們在同興館天天聽他的議論，他說：「我們要求活便的路，這座死城恐怕是住不安的！」在第一月無爲仍然安謐，小學校還照常上課，市面也還繁榮。雖然，南京淪陷，廣德宣城相繼失守；大家的信念：「無爲是無爲的」。並且有人說：「無爲縣三字讀起來就是無危險，一走反走出危險來了。一動不如一靜！」一般的逃亡者是如此主張的。

無爲的人物，第一要數盧秋浦先生，他今年八十二歲了，是治愚的叔祖，我舊徒元駿的祖父，秋浦先生是一位孝廉，與吾鄉袁竺庵、吳蘧庵兩位老先生是同年，他知道我與袁吳爲姻舊，常常談起舊事來。原來此老中舉後，在河南多年，竺庵先生署過一任固始縣，那時也在河南，跟秋浦先生往還甚密的。僻縣窮鄉之人如不在外面跑過，那會有這樣寬的眼界。而且他最愛書，雖沒有什麼好版本，但普通應用的書都齊備的，因此我常去拜訪，又曾作過兩首詩送他，是五言律兩首：他的書齋名怡隱軒。

「吾宗怡隱老，白首坐高軒。暖眼成編在，安心真性存；伊川舊有懼，明允識其原。世亂何年已？天乎不可言。」

「吾鄉耆彥盡，屈指一爲陳。竺叟山河遠，蓮庵墓草新，於公爲故舊，賤子屬親。尙想趨庭日，鬚眉座上人。」

不久，謠言又起了。說：「敵軍如來無爲，無爲人決不抵抗的，而且已有準備，大約維持會長就是盧秋浦先生罷。聽說張縣長去接談過幾回了！」「這真是無稽之談，難道縣長還作漢奸不成！秋老是個讀書人，難道連這一點「尊王攘夷」之訓都不懂得嗎？我決不相信！」我這樣想，於是再去訪問他，他正在捲束行李，預備下鄉。

那天，在關岳廟前，槍決一個漢奸，他老人家親自去看，我在菜市口遇見，他說：「這該死的囚徒，爲敵人的間諜，三槍才打死他，還算便宜他的，應當打一個百孔千創才好。」憤憤而去。他知道地方上無賴的人，借口「維持治安，免遭蹂躪」這一套鬼話要來利用他，他終於匿跡了，時而鄉，時而城，給他們一個「不見面」。

我們的那一位居停主人薛老先生，平日是手捧一卷抄本的制藝在揣摩着。起初，我大吃一驚，怎麼廢了四十年的八股文在無爲還流行！後來知道這是薛老先生個人的嗜好。我對八股文頗感興趣，無事時也和薛老談談。實在，真正的八股文產生於明代成化、弘治的時候，用八股的文體寫出自己的意見，在隆慶、萬曆、天啓、崇禎四朝。清代八股的風氣大變了。現在所攻擊的八股文是墨卷濫調，假使以文學史眼光賞鑑歸震川、王遵巖，以及後來的章大力、金正希的作品，何嘗不是一代的傑作。我送薛老一首詩：

「歸王後直接章金，未許成弘作正音。五百年間八股體，仗憑老手好追尋。」

可惜他能作，不能談；這時見秋老下鄉，他老先生也捲起抄本出城去了。無爲本地人漸漸走了，剩下來的都是我輩異鄉之客。

最容易看得出的，便是菜市。現在通行的是我們的南京話。柳南是有「迎菜市癖」的，無事自提編籃去，滿地的魚攤，賤的時候魚價比蔬菜還賤。這時，米價每担不過三

元，如此賤價的米，三十歲左右的人恐怕從來就沒吃過，這座菜市場立置於米襄陽洗硯亭前，樸素簡單，較上海南京兩處的菜市有過之無不及。午魚晚魚，天天吃的是魚，不必彈鋏而歌，已有「其魚」之歎。

裕溪失守的消息傳到城裏來，當時是三種不同的話：一，敵人掛了英國旗子，乘了兩隻小兵艦，到裕溪登陸。二，是英國商船到裕溪添煤。三，英國商船在裕溪添煤時，敵軍乘未防備用小划子登陸。有的說從東西梁山來的，有的說從蕪湖來的。呀，這一來全城的空氣緊張起來了！又聽說在雍家嶺已開火了！運漕也發現敵軍了！於是遂有不可終日之勢。謠傳真是怕人，有的說在二壩見隔岸插的太陽旗，不，有的說親眼見的是菊花旗（？），不，不，還有的說，明明是偽五色旗。「人嘴兩塊皮」，翻來覆去，「三人談虎，聞者變色！」全無為城的人早已變色了！

我們的一羣，第一個發動的是秤鏡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僱了土車，挈其妻子而去。接着卞銘三先生也走了，他說：「我是不走的。但，家虎、家香逼迫着我，我只有跟着走！」他們的路程，是由無為到蘆江，到桐城，到潛

山，到太湖，到宿松，出安徽省界，經黃梅赴武漢。聽說桐城還有汽車可坐。接着王禹莊全家走了。寄梅、公壽、柳南和我都鎮靜着，聽候他們走後的信息。

勇敢的張可華，我們的哥倫布，他發現了新的路徑，可免起旱之苦。就是從鳳凰頭出江，直接乘船到華陽或南岸香口，馬當聽說已封鎖了；他堅約寄梅走這條路，寄梅不肯走。

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這一天，上午十時光景，我坐在一家理髮店裏。理髮師才開始剪我的頭髮，便聽見飛機聲了。飛機聲天天有的，今天可不對，低飛着，接着有機關槍聲，呀！嘩拉嘩拉炸彈落下來了！一陣街上的騷動聲，理髮師把剪刀一丟，逃到毛廁坑上去了。

我只好走出理髮店，穿過同興館到了家。家中人正在盼望着。後來曉得被炸的是徐庭瑤公館，死者四人。無爲這是不能住下去了，有人說飛機上散下傳單，說明天還要來大轟炸。驚弓之鳥那裏還受得驚恐呢。寄梅的意思也有點活動了，還有潘達夫兩位公子是主張立時走開的，絮聒得達人留不住了，好，我們一同走罷。我提議大家商議一

下。

可笑，我們在西門外趙家大村租的茅屋，我一次還沒有去過，只有東野去看過。「老我無爲」，無爲那裏能「老我」，二月的居留，依然一走了之！

一〇 國難中的家難

「大亂居鄉，小亂居城」，這兩句古訓，早已失掉了時代性。多少頑固的人這次吃「古訓」的虧而不悔。

無爲，這鄉村式的小城，平日一切貨物，統統靠隔江的蕪湖接濟。民船輸送，已費周折！何況在這「馬仰人翻」的時候，來源已斷。即如我所吸的大前門香烟，十支裝一包從二角漲至四角五分之多；牙膏賣到五角一支，有好多必需的日用品都缺乏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家就發生了一樁不幸的事件。這件事就是九嬸已臨月了，爲使生產安全起見，我建議預先費五塊錢定下那無爲唯一的助產士。九嬸因爲自己是第七胎的生產，認爲毫無問題的，她要用產婆只消一塊多錢，能省就省，嘴裏答應着，心中却早已「胸有成竹」了。我母

親在一月前就睡在她房裏，她的幾個孩子都跟我們住。十二月二十五那天夜裏，已三時了，我從夢中聽見母親的打門聲，我急披衣坐起，問：「是不是九孀已生了？」「你快起來，不得了，這是要我的老命了！」母親帶着含淚的聲音很急切的說。

我起來，去喊醒了寄梅，接着東野、柳南，也一齊起來。原來這小孩伸出一隻手來，產婆無法接下。第二個產婆來，埋怨第一個產婆把時機錯過了，使她沒有辦法。這是很不順利的事。我說只有就去請那位助產士！」於是點了馬燈，同東野上街。守兵的呵叱，履聲的震盪，走到東，走到西，打門問詢，不知遭了多少詬罵；終於沒有找到。又去拖起了王禹莊，聽說有個同鄉沈舜欽的兒媳是學過產科的，他家住在潘家大屋，等我們打開了門，東方已發白了。門開，一羣胖胖的中年人出來，問明來意。他說：「沈家自己正在生產，我的姪女是學產科的，我姓熊。」連忙敦促熊小姐起來，回到家已是清晨了。

熊小姐是主張將這孩子犧牲了的。取得家人同意，開始將孩子的一隻手剪掉。費三四小時的手續，依然不能取

出嬰兒。這怎麼辦？我真焦灼萬分了！四方探詢，知道還有一位在北平做過助產士的徐小姐，也請來了，夏家又介紹一位王小姐來，本地的那位助產士朱小姐千辛萬苦的也終於約到了，幾位小姐一商量「有用轉移法，再破腹取出嬰兒，但工具並不完全。結果，朱小姐出器械，某小姐動手，熊、王助運。由我代表家屬簽字，可是麻醉劑沒有，要我自己設法。藥房是買不到的，我想，好在縣立初中有相當設備，不妨一試。由柳南去找，在下午二時竟找出一瓶「以先兒」來。很費事的才麻醉過去，三時，四時……依然不能取出嬰兒。我又硬請到姓沈的那位女士，相顧束手。「這時候不能顧及那些了，男子就男子，不如請劉醫生來。」我說，隨即去請到。劉醫士認為絕望了！幾位小姐要走了。我母親正珥都長跪相留。我又費盡言詞，才留下熊、朱、徐三位。天又晚了，第二次手續做過。不過，這時我也知道危險更尖銳了。只有去請治愚來商議，假使不幸而出事，如何採辦棺木，如何謀葬地，如何與房東祓除，無爲的風俗，一件一件地治愚告訴了我。我含着淚奔走了半夜一天，兩腿已不能移動，酸痛的不得了。

徐小姐提出嬰兒肢解法來，雖危險性大，但除此法別無解救，我只得再簽一張志願書。那本地助產士的朱小姐攔我的手，說：「報酬我們預先要言明的。」徐小姐說：「這是什麼時候！如何談錢，救命要緊。」朱小姐說：「如不說明，我是不借器械的。」我急問她：「你說一個價目呀！」她伸了一支手，道：「至少五十元。」我說：「萬一嬰兒取出，產婦發生意外呢？」她說：「去五元，四十五元好了。」「哈哈，一條命只值五元嗎？」寄梅質問她。最後以三十元決定，倘取出嬰兒，產婦無恙，就送五十元。這趁人於危、只知錢不知命的朱小姐，那時那面鐵青的面孔，我永遠忘不掉的。

好了，在晚上十時光景終於用肢解法取出嬰兒。這倒是一個男孩。爲婦母以往生的都是女孩子，所以囑咐，沒有告訴她。到一時左右，我才安適的睡了一覺。

第三天，她發熱了。寄梅的建議：「此地已無西藥可買，不如用中醫調治。」聽說南京張棟梁的兒子女之在無爲，於是請他來。出診費兩元，轎費五角。最一診察，認爲母體虛弱，不支危險，一天一天的診察，病狀也一

天一天的照舊。我母親發現方子上的藥，一味不改，只調寫地位；而看這兩元五角甚重。我們不能無礙，好在調養不定吃藥，而且產後吃這許多藥，也是不妥當的事。飲食已逐漸增加，看情況是不會怎樣危險的。

健康逐漸恢復了，只是睡覺時有囈語。我母親已二十幾夜沒有休息，我實在沒有辦法，恰巧蕪湖名醫滕松如先生移來居住。我便去求他，他聲明不受酬才肯來診。自此以後，已能喝火腿湯，吃乾米飯了。滕先生隔一天來診一次，並不主張多吃藥。

得着五叔在運漕的信，接着堂弟緊來無爲，不久五叔遂有移居無爲之意。就在五叔遷來無爲的那頭一天晚上，九嫂的病變了，囈語加多，有時人事會不清楚。本來滕先生對她說：「只要你不胡思亂想，不要緊的，否則瘧入胞宮最危險。老實說吃藥不如靜養，心理治療勝於藥餌。」九叔囑留上海，久無音息，又無接濟，完全靠我這累重的姪子，叫她如何不急！她本來比九叔事理明白得多。因此病遂不可收拾！

……無音的轟炸，是九嫂內催令符。我們決定走，打算帶

着她走，醫生認為非打強心針不可。大約到廬江這三天路程，不致有何變卦。二十六日的絕早，我們一齊出城了，她打了兩西西的強心劑後，神志很清楚的，一同到達西門外河干。她睡在竹牀上，我們去慰問她，她說：「好，我好好的！你們不要急！」雖然有力無氣的，但精神還好。船還沒有到，敵機已飛到我們頭上的天空。

約摸九時，我們再去看她，她已一息奄奄了！這怎麼辦？我與五叔商量結果，仍掛進城。柳南、東野、和我所約的楊輔臣，跟着到了紅卍字會。再看她，早已完了。

在飛機轟轟聲中，我去接洽棺木，街市早已成了死市，沒有一家開門的。結果辦了一姓陳人家的壽材，而壽衣終於無法可想。因一位紅卍字會的幹事，而領得北門外老虎洞一塊土，並且刻了一塊碑。

直至下午四時，看着裝殮好，送上山，在夕陽中厝好了。轟轟的機聲驚醒我們的迷惘。才知道冒着八小時的危險，辦理完了這草率的喪事，全家還在河干等候着。

我多年不肯流的熱淚，這時，不由地狂奔出來。我與東野皆放聲大哭。誰料在國難之中，我們又遭遇這樣的

豪雄！

一一 風雪襄安

「一帆才向雨中開，兵火江南意可哀。流亡不是訪剡溪載，卻扁舟去又來！」——雙調河西水仙子——

這一支北曲，是一月二十九日作的。我們二十七日清晨從無爲河口開船，在這時同行的章公壽夫人分娩了。幸而王叔瀾兄與船家熟識，船家的住處正在去河口十里的地方，所以招呼章主人很好。但，她在茅屋中休息了兩三小時後，堅持回船，一定要開，打算兩天趕到廬江。於是我們的船，當日到達了襄安鎮。

對於無爲城中的轟炸，襄安有過甚的宣傳。我們下船後，鎮上人的詢問，使我們吃了一驚，原來區公所搬走了，電話不能暢通，故鎮上人以為城都被炸平了。晚上風向漸漸變了，大有雪意。妻很思心由廬江到桐城這一段旱路，在雪中如何能走呢！

第二天(二十八日)，果然船外都變成銀裝玉琢的了。船家說：「今天是不能開船的了，好在明天開出，後日便

是舊曆的除夕，還不是在廬「過年嗎？」我們都沒有話說。午後，雪漸漸止了。

「睡了一宵，天還是陰沈沈的，可是已不下雪了。」船家勉強的把船撐到十來里外的水家橋，偏偏遇着大雨，船家無已又撐回去了襄安。「這才是興盡而返呢，倒像是去訪戴安道的。」我笑着謔了這一支曲子。「難道還住在船上嗎？」妻提議到鎮上一家新安棧去住。

新安棧的趣劇開始了。除了原住在裏面的同鄉馬侯二姓外，我們盧胡楊童程王家各占了一間屋。這時也在大雨中，漏痕滿壁，每屋點了一枝燭；我與柳南亦着腳，各人穿一雙草鞋，往來於船棧之間，這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約摸晚上九點鐘光景，棧中來了一位皮帶人物，頭上戴着皮帽子，手提皮包，足登皮靴，後面還跟着勤務兵。樓下打了一轉，便直衝上樓來，逐房巡視一周。便叫「棧主來！」棧主抖戰戰地前來聽命。這位人物帶着四川口音說：「給我一間大屋，我是辦要緊公事的。」「已沒有房間了，此處住的盡是難民。」棧主說。這位人物搖一搖頭說：「難民！他們不合於難民『要求』，難民還喝酒嗎！我

手中不知辦了多少難民，我那怕難民！」糟了，酒瓶正在我面前，大家示意叫我不要喝，只得偷偷的將酒瓶藏起。這時人物看上了馬先生的那間房，經過馬先生苦苦哀求，終於不得諒解，棧主急得無法。這位人物從皮包中取出公文，上面寫的是：蕪徽師管區派他檢點壯丁的事。他說：「你們能不給我住嗎？不給我住，就是貽誤軍機，誰能担這重大罪名，不讓房間好了！」馬先生搬出許多親友在軍隊幹工作的信來，說明大家是一家人，不必如此相逼。他說，「你們南京人調皮極了，我不買你這本帳！」最後棧主把自己房間騰空出來讓他住，才算結束了這一段公案。

可是，我們被吵了這一夜，始終沒有睡穩。次晨，仍然全隊回船。我在一家荒涼的茶館裏坐着。進來一位衣履不完的人，手持兩個破碗，在茶堂的中間站定，叮鐺叮鐺的便敲起來，唱道：

「一更一點月正升，東方來了日本人……」

類於「五更調」的調子，詞簡而有力，座客都傾耳細聽。當他唱完以後到我桌前收錢的時候，我要他寫出所唱的詞句。我想：「這才是真正的通俗的抗戰文學作品。」

我回船，便寫了一首絕句：

「襄安繫纜雪中行，茗舍偷閒話死生；別有村詞動座客，嗚嗚都是鼓鼙聲。」

這天的晚上，已是廢曆除夕。我們一早在船中埋頭睡了。醒來時，正侯席儒君來訪，邀我去見新安棧那一位人物。彼此交換了名片，才知道姓戴。他大改變那一天晚上的氣度，很和藹的，勸我們走江面，不必繞道廬江。雖然敵人在荻港魯港之間放砲，這是偶然的，胆子大一點！走水路便利多了。尤其你老先生眷屬這麼多！」

我出來再和寄梅、達夫、叔瀛商量，決計一道。於是寄梅率領達夫的二公子宗賢、我二弟、東野等回到鳳皇頸雇船。

下午六時，他們回來了，大家決定第二天回鳳皇頸。

一二 鳳皇頸之一日

從襄安折回五里路到鳳皇頸。鳳皇頸雖是一小鎮，但是從內地出江的咽喉，有不少的船行。我們定的是王家船行的船。說明倘到不了九江，只到華陽的話，照價八折交

付。價格是一百二十元一隻。當下與三船老板——姓楊，姓胡，和一個姓裴的。——簽定合同。

我們搭的是姓裴的船，這隻船還在內河，要「過壩」，「過壩」這是一個內地交通的術語，直率一點說，就是「絞船」。在岸上釘好了絞椿，集合許多工人扯繩索，慢慢的把河下的船絞上岸，由岸上再絞下江。我以為這樁煩重的工作，一定要費時間，尤其敵機在頭上飛來飛去的時候。不過裴老板說：「兩小時內定然絞好。」我們立在灘上，看他張羅着。我最愛聽拉繩這班朋友的相和的歌聲。我將這隻歌譜成一支「枳郎兒」，道：

「絞船呵， 絞船呵，

聽唱絞船歌。

岸有風， 江有波，

把船兒拖過——

豈不知人力勝天多！」

二月一日這天，船是絞下江了。接着來了個雨天，到三日方才開出，當日到了土橋，紛紛大雪，再也不能前進了。

土橋的市面，更爲蕭索，風狂雪大，我們不能上岸，菜是買不到，率性餓了一天。我忍着饑餓在船裏，有不知今夕何世之感！

「土橋前，土橋前，大雪滿江天。雪裏空響吳客船，望山高崖遠，擁冷衾支枕不能眠！」——洪郎兒——

四日，冒雪向和悅洲進發，沿路被檢查了好幾次，我於是想起于司令來，知道他駐貴池，不如潯至貴池，請領一張護照，以免翻箱倒箒的麻煩。這天開船時，被爆竹聲驚醒了我。呵，我想起來了！

「移枕江山三十里，壓篷兒女一家人。覺來忽聽鳴鞭爆，始憶今朝是立春！」

一三 貴池與縱陽

二月五日傍晚，到貴池縣屬的下江口，已暮色蒼然。不能往縣城去了。當我們離開和悅洲時，和悅洲停了不少被劫的船，都是抓去裝鹽的。有一隻小船，很不幸的被抓去，將船上的客人擄下來。辛苦一趟無代價，此後不知何日才能回上游？那船家含著淚要求我設法。我與洲上駐防

的一位營長談過，他是四川新都人，知道我曾在成都大學教過書，對我很和藹。我說：「我們將繞至貴池縣，勢非帶一隻小船不可。我們好了一隻小船，請一道放行。」他發給我通行證以後，那船家歡天喜地的跟着我們走了。

六日清晨，天還沒亮，我便約了達夫、柳南、和楊家麟上了那一隻小船，經過三處查驗，到了一道小小封鎖線口。花了五角錢，那一字排開的船陣，輕輕展開，讓我們過去，一直到正午十二點，纔靠在水神廟岸邊。遠望白頭的九華山，夾道柳樹的長堤，和已殘缺的七孔石橋，頗令人目曠神怡。由船家領導上了岸。

順着堤向縣城進行，繞進了西關。逢人問師管區司令部，都不曉得。無意發現街邊貼的：「財政部所得稅安徽臨時辦事處」的條子。我說：「好了，讓我找王調甫去問。」進去以後，知調甫已西上，有一位職員指示我的路徑，終於訪到借省立圖書館辦公的司令部。于世銘的住宅就是調甫的老家。司令部一立副官引我與達夫到了于宅。柳南與楊家麟坐在副官處等着。船家代我們購買什物。

于司令見了我，跛着腳迎出來，握手道：「你是當時

到的？」我說，「專來奉候，剛到。」又介紹了達夫。一同坐下來談話。于說：「巧極了，我也剛從六安回來的。騎了幾天馬，腳受了些傷，所以趕回貴池。你要是早兩天來，我們遇不着了。」他又問渡江以後的情形，以及今後安置家庭的辦法。我說：「打算送到武漢去再說。」他以爲九華山倒是很好的去處。自己可以抽身出去，把家送到山中似乎無什麼危險。隨後談到我這一路的經過，他認爲走江面來，是很可驚異的。我說：「多虧了你這一位戴副官。」「那個戴副官？」我身邊好容易搜出一張名片來。「呀，又是他！」于很怒憤地將名片朝桌上一擯。他接着告訴我：「此人是姓岳的，原來在東戰線上屬於戴團的一個營長。後來送到後方來編制，他曾虐待過許多難民，並且姦騙難民中的少女。我打算辦了他。因爲他部下三個連長很好的，苦苦代他懇求，我才將他看管起來。他出來以後常常假冒戴團長，並且說奉我們師管區命令點檢壯丁。專在內地詐欺取財！你運氣好，沒有吃他的虧！」老子真個氣極了，隨即喚一個副官進來，教他打電話到無爲縣去裏安鎮逮捕他？「我却感謝他，不是他，我們那會從砲火

中衝出江面來！」我心裏這樣想。但不干涉他們軍事，我就沒說什麼了。于司令替我辦了一張護照，留我與達夫吃了一餐飯，我們就告辭出來。柳南他們也在副官處吃過飯，一同出了貴州城。這一天，是曆歷的正月十七，所識「八日」者，我有詩一首：

「溯江難豫計，失喜入池州。六月何曾急，九華許暫投。圍城千畝雪，安宅一扁舟。坐待收京日，東來補禡游。」

因為和于司令又談到岳武穆當年駐池州，有翠微亭遺蹟的話，我又於歸途中作了「中呂四邊靜」兩支北曲：

「耽看山水，曾記尋芳上翠微。明月中歸，纔一搵江湘淚。征衣，馬蹄，又眼底胡塵起！

「危弦誰聽，千古人間尚此亭。四望山青，依舊是旌旗影。收京，互盟，願指日東南定。」

岳飛當日在池州翠微亭曾有詩云：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所以我第一支曲用了他這首詩裏的話，而第二支曲又

用他「小重山」詞原意。實在，貴池太可愛了，我只耽擱了不足一天，將來等南京收復，路過此地，是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游玩一下。

回來過上江口時，天色早已黑了。駐防在那兒的有一排，排長是一位極精細的人，因為早上過去時，以潘達夫軍人被服廠的徽章放行，而回來呈驗師管區的護照，雖經聲明，他畢竟放心不下。於是，我們四人一一走上崖被搜檢一番；回船已是九時光景了。

次日(七日)到縱陽，已近黃昏，楊家來的船是天黑以後到的，我們免驗，他們却被查得很細。所幸月色大明，我們幾隻船靠在一處，我取出在寶安所收藏的那支酒瓶，喝得盡興。

柳南、東野和家驊在八日一早往鎮上去。我和五叔是中午才出發的。原來我們所靠的是下縱陽，鎮在上縱陽，中間還有一個中縱陽。經過許多戰壕到一個小鎮上，只有五六家店鋪。花幾個大子，買一包帶柄的茶葉，泡了一碗茶，在一家荒茶館坐下來。茶味真是清冽，不由使我想起桐城派大家劉海峯先生來。劉先生不是住在縱陽鎮上嗎？

姚姬傳那一篇八十壽序，說起他當日的生活，我真神往。我笑着對五叔說：「你不要小看樅陽呢！此地曾有這樣的文人住過。」

「暫離大江口，暮宿樅陽上。吾懷劉海峯，垂老致高望。靈臬方韓門，李翱公豈讓。惜抱得薪傳，樹巖爲宗匠。啓承先後間，蜂腰何用謗。古文日寂寥，爲此已足壯。况際乾嘉年，從容發書藏。好學如衛武，俯首伏里巷。夙昔服桐城，於公私所尚。流亡始過之，臨風獨惆悵。」

平心而論，在散文上桐城派的功績不少。不是桐城派，散文將永蕪雜而無剪裁。義法就是技巧上的規律，謀篇，琢句，何嘗如攻訐者所詬罵：一點價值沒有呢？劉大櫆，這立海峯先生是有相當貢獻的。我借茶館的筆，胡亂寫了這首詩。跟着五叔走到中樅陽。五叔見關帝廟後有很多駐軍，他不肯前進了。只得緩緩回船。

到船上，不久柳南他們也回來了。說起了鎮上盤查之嚴，最可笑的是有宣武士問：「你們帶鏡子沒有？有鏡子就是漢奸！」直率的把搜索的標準說出來了。他們費盡氣

力，來回走了三十里，空無所得而歸。

一四 寂寥了，安慶！

二月九日向安慶進發。在下午四時左右，遠遠望見迎江寺的寶塔，我不禁發思舊之情！

民國十六年秋間，我曾到安徽教過書，十九年入蜀，二十年出蜀，兩次經過，這次望迎江寺塔已是第四次了。十六年，韓竹坪任安徽省教育廳長時，安徽學生正志高氣揚，爲全國所注目。我在船靠岸以後，去訪暨南同學鄔宗鏞君，沒有見到。打電話問教育廳科長羅公陶兄的住址，也未得要領。惘惘地在安慶城中走了一會。

晚上，公壽父子，大約因爲生孩子，沒有設湯餅會的緣故，約我們吃了一餐飯。這時，冷清清的街市，兩邊店簾多已關門。吃了，便亟亟的回船。

侗兒跟緊弟去理髮，秀南壽華兩弟婦去胡玉美買鹹菜去了。我們在江邊，又憑弔了一回。聽電燈廠機件的響聲與潮流的聲音，互相應答。這是我流亡之中，最覺舒適的光景。低吟「凭闌人」二支：

「船停懷寧深夜時，惟有潮聲爲我私。城中游俠兒，
近來何所之？」

「空巷明朝隨意行，十日陰陰一日晴。歸來潮汐生，
依然江有聲！」

胡小石先生的眷屬，不是住在安慶嗎？我的好友潘伯鷹的家，不是住在安慶嗎？都無從探問，無從拜謁。我只凝凝的望着安慶。安慶，這寂寥的都市，難道忘掉了當日如火如荼的情況！

一五 從香口至馬當

十日，船開到吉陽磯。吉陽磯只有三五家人家。出產是豆腐、豆腐皮、豆腐乾、和芝蔴糖。這一天的晚餐，就是這四種食品。

坐在磯石上看落日，也算奇觀。——我們大家散步灘上，望江面上一點紅光在波動着。淡了，漸漸的淡了。由紅色變成黃色了。江的北岸，映有半圓形的色圈，在西邊微露太陽一痕。回頭來望，上弦月已掛在天上了。我心裏想。「有此景，不可無辭」！再來一支「凭闌人」：

「江上相攜看夕陽，江水東流千里長。江潮聲激昂，夕陽昏不光！」

這支曲子，是有意仿張小山那首：「江水澄澄江月明，江上何人搗玉箏。隔江和淚聽，滿江長嘆聲」的。不過，我有寄託，小山所作本無寄託。修辭之美，却遠不如他的了。

繼我們幾隻船而至的，有同鄉客船三五隻。他們告訴我：「有一位同鄉，住在李家苑的。一家六口，除了他自己，統統被敵機投彈炸死了。現在身子搭着他們的船，終日如醉似癡，一聲也不響。」這畸零可憐的人，也難怪他失魂落魄！

在吉陽磯到東流縣的道中，裴老板因撐篙而落水，幸而隨即救起來了。但，對於船的前進，因此而展緩了。到東流縣城是十一日的午後。我們往縣政府去探問馬當封鎖的確息。接見我們的，是一位年青的科長。他說：「據我所知，馬當雖封鎖，仍可通行民船的。你們不必走北岸，——望江縣的華陽鎮——可走南岸香口鎮，那兒也有駐防軍隊，可以招呼你們的」。我們辭出來以後，又問剛開放

東來補充兵的軍官，他又說：「你們的船隻，只可到香口；再西，非起旱不可。」多方的打聽，差不多各一辭，簡直是「莫衷一是」了。

次早，我堅決主張把船開到香口再說。進香口的叉港時，一位排長驗過護照，指定了地點給我們靠船。很誠懇的對我說：「先生要到九江，可以從此地雇車了，假使沒有通行證的話，是不能開出港口的」。他這幾句話，弄得我莫名其妙，只有唯唯答應。

當地駐防的是屬於二十一軍的一位劉營長。四川南充人。我們去拜訪他，正在和保甲長開會，我們坐在茶館中等了兩三個鐘頭，終於會了這位營長。他介紹我們去見保甲長，設法雇車，因為我們人數太多，保甲長說：「一時是辦不了這許多輛的車！」而我們又不能分批走。所以交涉很久，依然無結果。十二日這天夜裏，又下起雨來，我真焦灼萬分，只好在船上等！

十三日早上，雨點略小，天還是陰沈沈的，寄梅和達夫，找到了二十名挑夫，為便利前進起見，約了叔瀾，他三家先行了。泥濘的路，加以橋樑的破壞，雖然到馬當只

三十里，這走是很苦的；以至於胡伯母（寄梅的母親）從轎子裏跌下來，跌壞了腿，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

就在寄梅走的這個下午，忽然劉營長出了告示：

「頃奉 江防司令部電諭明日上午八時實驗實彈射擊所有居民應避入山中或去江西稍遠免遭意外危險特此曉示

營長劉○○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三日」

我們這船隻怎麼辦呢？往馬當去可以通行嗎？如不通行，我們如何避免危險？」我當即向這位營長提出三個問題。他說：「船最好退出港口，到馬當是不能通行的，最好將船回泛東流縣」。一時大家失了主意，有的認為我們在拋物線中可無危險，有的認為我們是逃難的人何必冒這種危險，有的主張跟居民入山，也有的贊成回東流縣。這時候已不能讓你從容討論了，無已，只有退出。

可是，在港口一隻船上辦公的那位排長，却不讓我們退出。他說：「不要緊，你們在此地不要驚慌，這有什麼危險！退到東流，明天再上來，這是什麼一回事！」幾句話，又說得大家意思活動起來！隔了一會，營長也來勸我

們不要動，將船往裏面（港南）攏一攏也好。

到了夜裏，送寄梅走的那一班伙子回來了。我們連忙起來準備戴月而行。將行李運上岸，老的坐好擔子竹床，小孩坐了籬子以後，天已大亮，陸續的過了河，我去向營長辭行，營長尚在睡夢中，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走了。走下十里八里的時候，聽一聲一聲砲響，知道正在驗放。其實，與這段交通毫無干係，不知營長何以一定要留我們下來！到了湖西村，便入江西省界。侃兒雖只十一歲，他走路的本領比我好。母親坐的竹床，是用四人抬，一路非常擔心，因為胡伯母是前車之鑒，柳南、正珥妹、壽華和我們父子始終步行，妻、珥妹和子女，步行一半，搭轎子土車一半。只因早雨天的雨，路上積水甚多，而又高低不平，居然在下午二時左右，統統到達馬當鎮口。

馬當鎮辦理難民事，最有組織與步驟。我們剛到，導事務所來招待入境，指定收容地點以後，換難民證，每人發米一升，錢一角。

我們被收容的地方，是一家荒廢的舖子，沒有門扇，沒有地板，也沒有一切用具，大大小小，一古腦兒睡在地

上米與錢，由我打了收條，同時又捐出給後來的難民，因為我們還不至等救濟的米下鍋，恐怕後來者有比我們更急迫的，得以果腹。

遇見了寄梅、達夫、叔瀾，又去慰問胡伯母。知道他們向馬當要塞司令部接洽，搭驗砲委員的差船，即晚可以出發。我往司令部去了一趟，同樣要求他們，又得難民救濟事務所的幫助，在下午六時，盧、程、童、楊四家，與胡、潘、王三家，又相聚於差船中。

只是最令我不能忘記的，那差船上一位管理員。他那一副面孔和一派官話，無論叫誰也不相信他是軍官學校剛畢業的學生，反而水手、廚子對於我們的同情心比他深切了許多。他對老年人，小孩子一樣的恐嚇、冷酷。

在差船將出發時，正十幾架敵機從馬當飛過，船上的燈滅了，緩緩前進，至湖口而止。

湖口又停了一天，等驗砲委員完成他們工作後，才向九江進發，到九江已快到夜晚十點鐘的時候了。

坐了半個多月的民船，居然坐到小輪船，點了三個月的油燈，居然看到九江岸上這一帶的電燈；心中說不出的

喜悅！

一六 程老祖母

我們的一羣，七家合共是八十六口，其中有應大書特書的，就是柳南的祖母——程老祖母。

她老人家今年是八十四歲。在去年八月底從南京城裏搬到祿口鎮，坐了從來沒有坐過的摩托卡，走了九十里路。沒有幾天，便病倒了，下瀉，一夜瀉至五六十次。柳南電告他的父親、叔父。一齊奔到祿口，把後事完全料理好，可是，她並沒有死。

因為我住在蕪湖的緣故，柳南夫婦、母親便送她到蕪湖來，大家落得個互相照應。她又坐了從來沒有坐過的火車。後來一同到無爲，這次一同動身，走了一個月的路程，什麼也不知道，她只曉得這時候是「日本鬼子作亂」罷了！

柳南的父親，回泰縣去供職了。叔父也遷居到和縣去，可憐這位老人家以為大家還是聚在南京。

「三太爺（柳南叔父）還不回來嗎？他是不是出去吃飯

了？」

「柳南今天下課很早呀！」

「我那一件衣服，在紅箱子裏的，快遞給我。」

「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誰良心要壞，一定跪在十字路口，被日本鬼子剝出心來，切得一塊一塊的！」

「顧媽，你到夫子廟，替我買一點冰糖來。」

「菩薩，有靈有顯的菩薩！……」

她終日這樣絮叨着。有時從裏船爬到外船來，她說：「這房子太小了，讓我在屋裏坐一會罷！」

檢查的士兵上船來搜檢；她問：「你是賣甚麼東西的？」有時，牽他們的衣服，托他們去買點食物。就是剛強的武裝同志見了這位老太太，不由的苦笑，可憐，衰暮之年，還要她來千里流浪！

抱上船，抱下船，抱上橋，抱下橋。她一步不能走，只是由我們抱來抱去；她又不願意安然坐着，不是說話，就是動，叫大家捏着一把汗，惟恐一不小心，跌下了江去！

「老人如嬰兒」這句話真對。她想食品，她好發問；

你假使不同答她，她就來一套話，如「菩薩，有靈有顯的菩薩」之類，叫你也不安。

加上九叔父那一個最小的女兒毛其，終日的哭，拉矢。我們船中的生活，於此可見一斑。

老人早已忘了現實的一切，但是她還知道，「日本鬼子」！

一七 甘棠湖

我有立襟兄孫拔卿君，在九江電話局當工程師。到了九江，馬上去訪問他，除了盧程這個集團外，登時風流雲散了。

由拔卿的領導，好容易商量妥在花園飯店開了三個房間。董公壽也聞風而至，與東野合住。

我托拔卿打電話到南昌去問，究竟暨南大學在不在西山萬壽宮？黃梨洲記的是「萬里尋兄」，我現在是「千里尋校」。第二天，拔卿來說：「南昌的朋友說不曉得」。於是我決意往南昌去一躺。

我們進了馬當封鎖線，到了九江，仿佛已如磐石之安

了。五叔夫婦已算得住所，打算在九江長住。母親很疲憊的，妻與孩子們也瘦削了許多，我說：「我去南昌，你們牽牲在九江住幾天」。我們自己孩子太多，九叔四個孩子誰能照管？胡珂兩妹略大些，跟着無妨。這好哭的毛其是要設法安置的。七妹打算跟五叔去，大家分負責任，比較妥善一點。

第三天，我獨自赴南昌。我剛出旅館，有一位客人送了一張名片進來，妻接着一看，上面寫着很有趣味的話：

「盧前先生，你即詞曲大家盧冀野先生乎？要是的話，我們已十年不見了，還是我在南京當新聞記者時，常常相見。如你不是，請恕冒昧！」

正面印的是「章斗航」三個字。我打南昌回來，再去訪他，他已走了！茶房說這「章斗航」先生是剛卸任的星子縣長。章先生能幹極了。可惜，十年不見的老友交臂失之。

晏繼志君，我在河南大學教書時的老同學，現任九江警察局科長。他逐日抽空來旅館照料。毛其妹，我原意雇人寄養；繼志不贊成，他主張過繼給人家，只要沒有兒女的，必極愛護他。過了兩天，介紹縣政府第三科科長鍾益

明君，他願意要毛其，並且和我們不斷往來，關心她將來讀書、婚姻，兩家負責。繼志認為這樣妥當，我才放心得下，也就同意了。那晚上鍾君設宴，五叔夫和我都去參加。

公壽、東野得了中央銀行復電，他們先行赴漢。

我們在九江共住了十日，這花園飯店在甘棠洲邊，可以望匡廬，湖中又有座周郎廟。無事我們隔窗眺望，還疑置身西子湖頭呢。這十日的休息，把風塵洗去不少。

一八 南昌一夕

我往南昌，是二月十七日。早七時，到南潯車站，購票上車，就遇到晏君。有好幾年不見了，他知道我出險，非常歡慰。

車中遇見一人自開封來的，告訴我邵次公的噩耗。因此和他談談次公的生平。午後二時，就到了。

下車後，過贛江上的中正橋，見章貢合流，波濤洶湧，仿佛象徵今日全國的統一。又見我們的空軍在我們的領空中活躍，不覺倍增我的勇氣！

「橋外風光滿眼新，下車依舊對陽春，合流章貢譚何壯，尚擁湖山力不貧，舉手終教能殺敵，矢心自勉共成仁。多艱豈已似南宋，步武文山必有人！」

我從教育廳出來，我才感覺失望。原來暨南大學並沒有遷出，在南昌設立的籌備處也撤消了。

是晚，我寓在青年會宿舍裏，頭才落枕，就聽到警報聲，工人將我喚起，躲在會址地後面的地下室。接連兩次，我這雙極疲勞的眼皮，不自主地闔攏起來，磨擦在地下室的木柱上。第二天照鏡子，才知道擦去了我的眉毛。這青年會的工人，是江蘇鎮江人，他對我說起鎮江、揚州的慘狀來，他的淚已充滿了他的眼睛。

我在南昌想起游餘慶、盧元駿、葉辛、朱轡幾位暨南大學同學，和老友王冠英等，不是尋訪不着，就是離省他去，終於一個沒會見。

十八日早上乘南潯車，匆匆回九江去了。南昌，這一次失望的旅行，將永存於我記憶裏。

一九 到了七年不見的武漢

由拔專代購了幾張房艙票，二十四日下午，上了江新輪，江邊警察派出所的石巡官扶着母親，雇了伕子背着程老伯母，在人山人海擠上去。我又遇到劉真如兄，一路談笑，頗不寂寞。

武漢，我已七年沒有到了。沿江的碼頭，依然無恙。江面上，見了我們的軍艦，國旗在東風中飄揚着，朝敵初上，輝映着無上的光榮與生氣，「從此結束我們的流亡生活了」，我心裏這樣想。

靠岸後，余明遠、袁叔韓兩位，三叔和東野都已上船來招呼我們，當晚，住到河街，迎賓旅館。

先後見到許多親友，據張佛千兄說，曾電安徽省政府去找我。鄧文儀兄要發表我一個宣傳委員，第八軍軍長黃達雲兄又要我到戰地去幫忙。有些人以為我尚陷在戰區，並有人說我在路上遇了害，還有人疑為我老早入川了。同時，知道許多好友的下落，又聽見豫生兄在蕪湖被敵人殺害的消息。我南京寓所也有被焚的話，一切一切填滿了

的耳朵。

不過，我全家確已到達安全地帶了。此後如何貢獻力量給國家，盡一點國民的義務，這是我正在熱烈的計算着。

從旅館已遷到所租定的房子，大約在武漢是要這樣居留下去的。在抵漢不久，大雪以後，過江去登別了七年的黃鶴樓，歸來寫成「登黃鶴樓文」一篇，實際就可作這一本亡記的縮寫觀：

「盧前樞運漢水。一日被酒，冒雪渡江。登黃鶴之樓，賦白髭之曲。蛇潛於後，龜伏其前；俛仰山川，悲從中動。百憂遙集，歌不成聲！

昔走東海，七月還都，舉室播遷，訖於今日。口累人，一枝何託？于湖之宅，三月未安；濡上之船，九艱已茹。傷弓之鳥，倦羽驚心；涸轍之魚，低頭待命。管仲有母，張儉無歸。藐是孤離，抑可悲已！

金陵臥陷，里社爲墟；虜騎從橫，小園寥落。始知庚信之哀，又見阿房之炬！夢華之錄，元老神傷；金石之編，易安魂斷。折柳於隋巖，煙籠寒月；鳴鴛於梁

壞，潮打空城。舊日釣游，都難蹤跡。撫今思昔，悲亦何堪！

況乎登樓王粲，風景頓殊；懷刺禰衡，字形竟滅。歷歷晴川，漢陽樹老；萋萋芳草，鸚鵡洲荒。孟德橫槊之時，崔顥題詩之地。草檄陳琳，頭風孰愈？無辭李白，胸意誰知？千里黃驄，未逢伯樂；三條紅燭，尙想荊州。藏珠被褐，能不悲乎？

凡此所懷，書之盈幅。竊猶自懼，憂最傷人。尺寸之材，陶公不棄；中興之業，李郭可期。半壁旌旗，貔貅十萬，一旦東引，指日收京。故不同沈炯之辭，聊效孝標之序。」

版 權 所 有	抗戰文藝叢書 砲火中流亡記		實 價 二 角
	主編者	中國文藝社	
	著者	盧冀野	
	出版者	藝文研究會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			

~~08116~~



\$0.20